



23日上午,我市举行第六期作家“小说主题”读书班开班仪式。此次读书班也是2024年全市阅读春风行动系列讲座之一,为期两天。读书班通过邀请省内知名专家授课、文学交流和作品研讨等形式,开阔我市作家视野,拓宽创作思路,提升全市阅读水平,推进高邮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元宵节里的读书班

元宵节里的高邮读书班

□ 金沙人

在元宵节办作家读书班,高邮已连续举办了6期,一个县能持之以恒办读书班,扬州其他县(市、区)肯定没有,省里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高邮文风甚炽,自古而然。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现在老中青三代作家像赛着似的接二连三推出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集,文学“邮军”力量不可小觑。难怪中国作协、省作协把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基地放在高邮呢。

看到文学“邮军”元宵节相聚在汪曾祺纪念馆,听讲座、议作品、论得失、叙友谊,那种热烈的气氛会不由自主地感染你,那些亲切的话语会感同身受地打动你。在元宵节相聚在汪曾祺纪念馆,不仅是文学“邮军”家庭的幸福团聚,也不仅是为了图个吉利的刻意挑选,而是为了纪念他们心中的文学之神——汪曾祺,因为元宵节是汪曾祺的生日。在这一天办读书班,纪念的意义明显大于团聚的功能。他们是准备以汪曾祺为榜样,以文学爱好为终身追求,以创作作品为生活增色,以传播文学为人生乐事。

办读书班不容易,办好读书班就更不简单了。这种读书班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为了在读书中强化政治引领,切实解决“为了谁”的问题;不是为了做“网红”,而是为了在读书中回应时代关切,切实解决“学什么”的问题;不是为了图虚名,而是为了在读书中悟出创作规律,切实解决“怎么写”的问题。读书班的目标明确,课程选择、师资挑选、作品点评就要精益求精。读书班的学员态度认真严谨,早就做好了准备,将自己精心构思反复打磨的作品汇集成册,提前发给开讲座的老师,以便老师联系作品讲,结合实际评,删繁就简改。

来读书班作讲座的专家尽管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但在汪曾祺纪念馆丝毫不敢大意,他们把万能讲稿放在一边,另砌炉灶,为文学“邮军”开小灶,让大家听得很过瘾。记得去年读书班是散文创作主题,无论是“鲁奖”得主王尧、穆涛、王彬彬,还是百花出版社的总编汪惠仁,他们讲得神采飞扬,学员听得如醉如痴。深受感染的我也情不自禁地写下读后感,以《王尧的散文课》发表在《扬州日报》上,后来又投《光明日报》,编辑老师以《散文给人的温暖与光明》为题刊发。去年拙文参评大赛,还获得了江苏文艺评论二等奖。我讲这些好像离题万里,似乎也有显摆之意,但我要说的是,这些老师的讲座精彩纷呈,给人以启发,连我这个旁听的都能有这么多收获,更遑论自始至终参加学习讨论的学员呢。

这次讲座以小说为主题,很对文学“邮军”的胃口,高邮作家写小说的很多,不少人都出过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他们对生活有感悟,创作有激情,构思有技巧,在高邮文学圈里知名度很高。业余创作有这么高的水平实属难能可贵。但走出高邮、走向全省,迈向全国文学的殿堂,让高邮在文学界

有一席之地,又谈何容易。当然有人会会说,我是学的玩的,犯不着大费周章,这姑且不论。要说那些还想在小说上写出名堂的,那可得认真对待了。文学创作不是比产量,写多少没有用,写多少有影响力的才有用。这其中不仅有理论根基、生活积累、写作基础,而且更有审美趣味、题材选择、素材积累、构思技巧、语言天赋等需要突破的瓶颈制约。

说到瓶颈制约,大多数作者在写到一定程度后,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似乎很难捅破这层天花板。关键问题是驱使你创作的后续动力不足了,这就需要不断充电,而听专家讲座就是充电的快充模式。汪政老师从去年获“茅奖”的5部作品入手,讲清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道理,说明生活厚积薄发的生成机制,探讨无中生有的奇思妙想,厘清生活文学化的路径选择,赏析诗一般语言的思想力量。这从客观上给大家以启发,一味埋头苦干,不掌握技巧,都只能是飞转的陀螺,看起来飞快,实则还在原地打转,小说创作水平难提高。只有思路清晰,掌握技能,才能让自己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如果说这是宏观上的引导,那么其他几位老师的讲座则从一个点或一个面去讨论小说的写作技巧。李樯老师从毕飞宇的《青衣》入手,与大家一起研究好小说是怎样把故事讲好的技巧。鲜活的人物栩栩如生,精彩的对话惟妙惟肖,微妙的心理活灵活现,别致的细节引人入胜,矛盾的冲突拍案叫绝,这些构成了好故事的基本要素,这些是怎样经过作者的妙手演绎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小说作品的,李樯老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也像讲故事那样吊人胃口。真可谓故事人人会讲,各有巧妙不同。而创作最重要的基本功,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天天练,时时悟,长期坚持,必有长进。

陈义海老师的梭罗《瓦尔登湖》赏析别开生面。他联系实际,将瓦尔登湖和高邮湖相对比,一上来就先声夺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湖成为文学圣湖,而跨越二省四地的高邮湖能否成为文学之湖,又如何用好作品彰显名城之湖,让在座的学员听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己。再讲梭罗如何坦然享受寂寞,走上朝圣之路,像过山车似的人生。这种精神苦旅需要抵制红尘诱惑,学习各种知识,感悟人生道理,升华思想境界,千锤百炼意志。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了文学大师,让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地方成为文学地标,文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高邮作家读书班的意义,并不见得是几个高邮作家的坐而论道,也不完全是文人指点后的立竿见影,更多的是在于文学的普及,文化的传承,文明的积淀,让这座文学之城始终保持对文学的虔诚,对文学的追求,让生活更有趣有味有意义!

在高邮,元宵节也是文学节

□ 周荣池

汪曾祺先生在《故乡的元宵》开篇就讲: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究其原因,是这篇文章末尾道出的: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年,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年忙种田。在我们乡下,其实只是“五天年”的说法,初六就有农人下地打理庄稼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的城市也是过完法定的节日,就要立刻扫年气,忙营生,不会把年慢慢地过,无端地消磨光阴。元宵节已经在五天年后十天,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上灯圆子落灯面”,就还要再过五天结束——世上哪里有这么安逸的好日子呢。不过汪先生写到元宵节,也就是老家说的“灯节”,还是讲了一番今天看来也算是奢侈的热闹场景。大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汪先生对元宵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他的生辰正是这天。所以他说自己是沾了元宵节的光,生日总不会被忘记。

家乡高邮古城以及家乡人也是沾汪先生光的,这束光当然是文学的光亮。高邮人说“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完全是充满着自豪的。他当然也当得起这样的傲娇。当年扬州人进京汇报工作,说了种种特产和成绩,听报告的人也是家乡人,补充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有三大特产:一是秦少游,二是咸鸭蛋,我是第三。”名人与故乡,总是有这样感情的缠绕,但汪曾祺在作家中似乎又有特别之处。他年少出走

四十二年不回家,写的出了名声的却多是故乡旧高邮的物事——《受戒》《大淖记事》完全是一幅幅高邮牌的风俗画,即便是《沙家浜》写了苏南水乡景色,却仍有他苏北老家的影子。所以说讲到汪曾祺的文章,便要说:“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高沙是高邮的旧称,但不管是新与旧——文学、汪曾祺以及高邮都是注定一起风流的。

六年前的元宵节期间,高邮搞了一次文学讲座活动。起初组织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搞成每年一度的读书班。但在元宵节期间搞,明确是因为与汪先生的生辰有关。一个文学家的生日,后生们搞读书班活动来纪念,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主张。当时只是寻常,六年下来好像一到农历的年底,作协的同仁们就开始忙乎着开春后的高邮文学“第一课”。就像是元宵节以及一个人的生日一样,从来都没有被忘记,而且有越办越仔细与安好。其间高邮创成了中国文学之乡,又被设为江苏唯一的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所在地。这座被文学宠爱的城市,更是有了明确的文学标签。

汪曾祺写家乡的文字总括起来,可以说是一部《高邮传》。所以家乡人过元宵上灯的时候,更愿意想起这个蜚声于文学世界的游子。在高邮元宵节也是文学节——这是一段情缘,一种道路,也会成为一种传统。

以读书的名义……

□ 徐霞

以读书的名义坐在元宵节的纪念馆,已有六年。纪念馆是汪曾祺先生的,也是高邮的,更是属于每一个想要阅读、期待安静的人们。

这一年,这里来来往往,有朝拜的文友,有拍照打卡的游人,而小城市对于来的朋友就像是自家人一样招待,这院子就是自家的隔壁邻居,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觉得因为跟纪念馆比邻而居,自家的房子就高贵了一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蒲包肉和咸鸭蛋仍是老百姓家中最简单的佐酒小菜。但是只要聊起来,就像跟老师们介绍的,“对于爱汪曾祺的客人,都是我们的贵宾。因为,爱他,我们从不宣之于口,我们只是一直都在。”

每次有文学大咖或老师文友来邮,都有点绞尽脑汁想要怎么介绍高邮,怎么安排参观路线,怎么让每天的美食不重复,中国人对于贵宾对于朋友,永远都想把自家最好的东西捧出来,然后还要说“今儿不得什么菜”。

所谓大道至简,来的人多了,便喜欢带着大家走走看看,大的景点、小的街道,甚至村道乡村,有刻意安排的,有随心所欲的,时间久了,便有种跟着远方的人看家乡的感觉,我们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味道,有时候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

培训班的时间很短,课程很多,便想着白天让大家以读书的名义交流学习,而珍贵夜晚成为了此次读书班的瑰宝,经典的小食,没有酒精后的高谈阔论,一行人从孟城东市寻找着曾经的马蹄声向老街深处走去,大雪纷飞。

将玲儿董董事长“要打伞吗?要导游吗?下雪路滑的很……”的唠叨嘱托声抛之身后。

雪大,路滑,而这夜游,那么“孤注一掷”,那么“热浪滚烫”,生活和文学一样,有时候需要转弯,需要跳跃,需要义无反顾地奔跑……

巷口传来老奶奶的声音“要你早点把这铁树包裹起来,你看,这雪有得下呢,什么暖冬,你就欢喜看抖音瞎说。”旁边的老爷爷用一块废旧的广告纸往铁树冠上盖,“嘶!”许是被铁树针叶刺到了手,但老爷爷的手还是不得闲着,估计回一句嘴,就会收获无数的责难。老奶奶和老爷爷的头顶都白了,看不出哪是雪花那是白发。一行的文友中有人边笑边悄悄用手机拍摄。

汪曾祺先生说:“我们那里的元宵是静静的。”

此刻,南门大街,除了雪落下的声音,一切都静静的,大家都不想讲话,似乎这雪色映衬下的光亮,让这熟悉的老街轮廓变换了色彩,我们似在水墨画中,又似在追随雪花的足迹,看远方红灯笼上落下的白沙,远处的灯,近处的我们,以读书的名义,探访属于这个城市夜的色彩和音乐。

敲开文游台的大门,少游先生对夜访的我们,以梅香赠予,盛开的腊梅、红梅,早就被冰凌覆盖包裹,像是琥珀的透明晶莹,没有浓烈的香了,只有似有似无的清雅,大家早就散开,各自寻找那最美的花朵,同行的老师一边呵气,一边说这样的夜晚太值得了,这样的高邮值得用一辈子去记忆。

是的,有时候,以读书的名义泡一杯咖啡,以读书的名义去探访老友,以读书的名义奔跑在雨里、雪里、风里,收获的是读书之外的意外和惊喜。

而在手机不离手的今天,我们以读书的名义,再看这座城市,却发现,爱上它,真的是一瞬间。

手冷,心里热乎乎的,在雪夜写下这些文字。这次,从小城的冬天开始。

夜登文游台怀少游

□ 黄海涛

风吹松柏夜清幽,把酒吟哦怀少游。
不见灯明读书处,文光璀璨已千秋。

文游台的寂寞

□ 方墨之

冬天的最后一场雪,一直延迟到元宵节的这一天。纷纷扬扬的,像是赴了春天的一场花季。

元宵雪夜的文游台没有灯火阑珊,却光亮如晨曦。风流才子的雕像静静地立在那里。当几个文学后生的脚步一踏进被雪覆盖的院内,笑语声便落在了树上、雪地上。沿着千年的古风 and 古意,拾级而上。挂在墙上的碑文被敬仰至今,四贤的画像,立在前,目光如一眼千年。忽然有个念头在脑海里萌发,也来一次把酒临风,也来一次作诗赋词吧。可又忽然想起那句“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的诗句,便意识到这冲动的想法终究是浅薄。

梅花静静地开在院子的一角,夜色

下,点点的红色覆着雪,怯怯的样子。几个人兴趣盎然地盘坐在梅树下,齐声吟诵起“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捧起一把雪,孩童一般顽皮地抛向面前的人,笑声裹在雪花里,落了一身。所有的宁静似乎融化了,温情不冷也不热,涓涓地流淌在心里。梅花的色与香,在这夜晚,似乎也不安分起来。

终究是写不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佳句。离开文游台时,落寞便漫上了心头。其实先贤们已寂寞了千年。

裹紧了衣领,迎着寒风往回走,仿佛先贤的目光一直在追随。便暗暗地问,风雪夜,来此做甚?

许是寂寞了。